

SM 2016 — City Space and Private Self

3rd Film Journal

男女角色的調換 與 傳統中國愛情觀的抗爭

《紅玫瑰》“*Red Rose White Rose*” (關錦鵬)

By Li Yiu Chong (50262340)

10th April, 2002

電影：《紅玫瑰白玫瑰》“*Red Rose White Rose*”（關錦鵬）

究竟在當代中國社會裏，是女性受到壓迫，還是男性受到抑制呢？

在《紅玫瑰白玫瑰》裏，三個主人各有不同的經歷。

初到巴黎，男主角鎮保還是處子之身，在一個聖誕夜不甘寂寞和紅內衣妓女的引誘，付出金錢與她發生性行爲。旁白的男聲說鎮保後悔自己花錢做這個主動而恐怖女人的主人，感到羞恥，又將這個女人形容爲古代的兵士、男人的臉孔；畫面上的鎮保對這個女人的投懷送抱，卻沒顯出絲毫抗拒。

到英國讀書時，鎮保認識了一個被形容爲隨便的華僑姑娘；一個晚上他開車送她回家，離別前與她在車子裏愛撫時，他抗拒再進一步發生關係。旁白說這是鎮保的自制力；可是，在這事件中性的主動權，是在女性，男性只是基於責任、社交形象等考慮而作出拒絕這種選擇，自己的感情在這次的考慮中被忽略。

回到中國，再遇這個女人，他可抵擋不了。一待丈夫出國，這個被鎮保形容爲「紅玫瑰」的女人嬌蕊就對他投送撩人的目光，他也在想與這個女人親熱的各種理由，一想到這是老明友的妻子，最初他還是設法逃避；在走廊碰上她一夜後，他就認爲這種女人不用對她負責，只是他要對自己負責；又一次看到她，從他的大衣和殘煙的氣味滿足自己，他就被征服了；外出晚飯後回家，那一夜他與她發生關係。事後旁白說他感到無恥的快樂，這種快樂所以無恥，是因爲她是別人的妻子卻招惹外遇，是女方的無恥，而並非在於他與老朋友的妻子發生關係。這一次，是性和愛的主動權被指放於女性，男性的立場被旁白所忽略。

後來兩人再一次擁抱，嬌蕊主動的抱緊他，他說：「若是沒有愛，也能夠這樣，你必定看不起我。」。他將兩人的關係歸究於愛，承認自己對她有愛，可是，

他卻不願意承擔。女方主動地提出將與丈夫談離婚，他就推到律師；他服從母親，認為母親辛勞的養大他，他不可以辜負母親，因此不可以因為情感而丟失自己的名譽，所以不可以承擔他與嬌蕊這不為社會接受的愛；當嬌蕊向他指出自己已向丈夫提出「給予她自由」時，他選擇了離開；他遇上交通意外進了醫院，女方主動地探望並說明不會公開兩人關係，結果，不捨的女方仍是主動的一方，愛撫他，與他在病床做愛。

中國社會的傳統就像戲中的旁白般，以道德和社會規範，操控著男女的情感和慾望；這不單在國內，而且也影響著境外的華僑。戲中的女性，均是主動的追隨自己的意願，在社會的阻礙下，尋找自己的愛情和快樂；相比起來，男性正因為是道德和社會規範的定立方，反而顯得保守和無能，以道德和社會規範壓抑著自己的情感。

相比起紅玫瑰積極的抗爭，白玫瑰所表現的，是一種消極的革命。

白玫瑰煙鸞所反映的是傳統中國婦女。煙鸞是一頭商家的女兒，見識不多，畢業後就跟鎮保結婚；婚後她還是改不了羞澀的性格，也不愛好性生活，做愛的時候她只是被壓的一方，顯出痛苦的樣子，結果造就丈夫宿娼的習慣；她不習慣呼斥下人，造成她在家中勢力低落，婆婆不滿她要鎮保為後輩和下人的事操心，更加上她一索得女，婆媳關係因而惡化，鎮保母親搬走，兒子被指不孝，他心帶點不滿，可是生活卻又這樣過了幾年。

丈夫對自己冷落，令煙鸞無從解決性需要，她默默地起革命：她背著丈夫與裁縫在家中幽會，又拖著便秘一病乞求丈夫的關懷，聽從丈夫的話多聽電台廣播，長期佔用洗手間以求丈夫的關注；結果一雨夜丈夫撞破她與裁縫的幽會後，公然地酗酒和玩弄女人。

旁白說她仍然為著丈夫向外解釋辯護，畫面卻是她對別人提出與丈夫離婚的氣言，離婚在當代而言雖不至於是新鮮事，但也不至於廣為世人接受和認同。

最終這段關係的改變，是出於男方。鎮保一次與嬌蕊的重逢，令他發現自己除了執著於男女性關係外，忽略很多其他的事，例如夫妻間的愛，結果，他知錯了。旁白還說，這次哭的，應該是女的，由男的去安慰女。

戲中的旁白就像中國社會的傳統般，以道德和社會規範，操控著男方的觀念和行爲；事實上，在這次重逢裏，事過境遷，女方學懂了中國傳統方式的愛，過著一般中國人眼中幸福快樂生活的嬌蕊，沒有什麼好傷心的，認為女方應該傷心的，只是中國式的男性主義作祟。

經過這幾段經歷的洗禮，鎮保由一個中國現代社會的理想人物，變回一個中國現代社會的好男人，犧牲了自己的愛情，屈服於社會的規條，結果挽回自己的聲譽和人格，卻辜負了兩個女人的愛。儘管戲中女性已勇於表露和開放自己的情感，追求自己理想的性生活和愛情，但仍不敵社會群眾的輿論壓力和批判。

值得嗎？不清楚。只是在中國傳統社會裏，就像電影的旁白般，忽略和貶低女性的角色，敵視違反傳統和社會道德價值觀的個人情感。